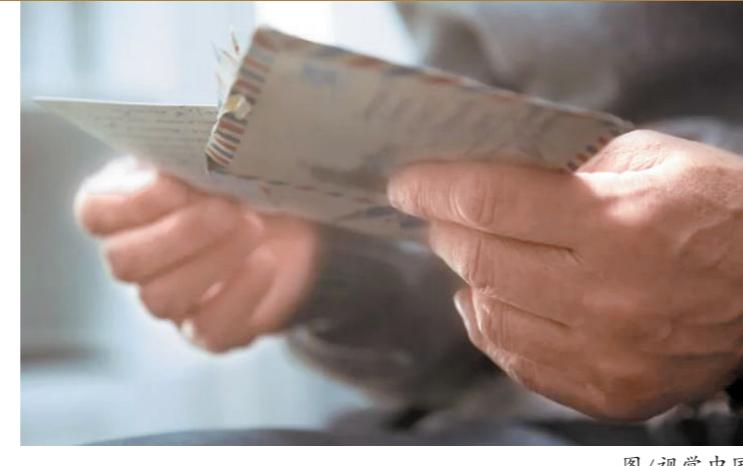




难以送达的“全家福”

□岳勇



图/视觉中国

因为工作关系，我平时喜欢收藏点小东西小物件，比如说旧票据、老报纸之类的，尤其喜欢搜寻遗落在侨乡民间的“银信”。

何为“银信”？银信又称侨批，乃是海外侨胞寄回家乡的汇款（银）和家信（信）的统称。

去年冬天，我在做完一个关于侨批的公开讲座后，遇到一个四十多岁、看起来脸庞黝黑的中年汉子。他拿出一个已经泛黄的旧信封，封皮上用繁体字写着“寄美国罗省技利埠华仁堂大宝号收交邝中元先生启”，旁边是英文地址，右上角贴着一枚孙中山像邮票，盖着几枚字迹模糊的邮戳。信封边角已经磨破，露出里面的信纸和照片一角。还没看内容，我已经凭经验判断：“这应该是一封回批吧？”

所谓回批，就是乡人收到外洋来银后，通过原渠道寄给对方的回信。他点头说是，然后告诉我了一个关于这封回批的故事。

1

他的曾祖父名叫徐吉春，民国年间曾做过水客，也叫巡城马，后来成为台山邮政局的邮递员。这封回批正是他曾祖父经手办理的一封“死信”。

1944年6月下旬，数千名日本伪军从新会、开平分三路入侵台山县境，6月29日台城沦陷。

众多侨眷因邮路中断，侨汇不通，本就生活困苦，再加上日军经常登门入户搜掠金银钱物，生活更难以继。

当时，中国航空公司开辟了驼峰航线，成为了抗战期间五邑银信出入境的最后一条邮路。这一天，一封银信从美国罗省辗转寄到台山邮政局，收信人写的是“台城永安村伍美桃”。但此时台城已经被日军占领，邮政局的工作早已瘫痪，邮差们根本就无法出门送信。

徐吉春这时站了出来，说：“我去送吧！”他早年当过巡城马，后来入职邮政局成为一名正式邮差，对台山城乡都比较熟悉。他知道如果这封信能及时送到，也许能挽救一家人的性命。

他背着挎包，骑着自行车出发了。在城里东兜西转，他小心地绕过日军几个据点，终于在中午时分出了东门，眼看就要来到

回到邮政局，他把伍美桃写的回批发给了出去。

可没想到几天后信被退回来，因为广州沦陷，寄往外洋的信件已经无法通行。徐吉春无奈，只好将信退给伍美桃。谁知当他再次来到永安村时，却发现大半个村子都被日本人的炮弹给炸没了。伍美桃一家三口都没能逃出来。

他只好又把信拿回邮政局，

后来几次尝试邮寄都没有成功，这封回批就成了一封“死信”。

1949年以后，台山邮政局和电信局合并为台山县邮电局，徐吉春成为了一名光荣的邮递员。这时候他又想起了伍美桃那封没有寄出去的信，信封里装着的也许是这个女人对丈夫的遗言。他便将这封信重新封装，再次寄出。不想几个月后信件被再次退回，原因是收件人“迁移新址不明”。

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徐吉春从单位退休，就将这封“死信”交给了同在邮电局上班的儿子，希望他能想办法将这封信寄达收信人手中，完成伍美桃最后的心愿，也算是了结自己的一桩心事……

2

我眼前的汉子说：“徐吉春的儿子就是我爷爷。我叫徐则。爷爷直到去世，也没能找到线索把这封信寄出去。后来这封信传到了我父亲手里，他是一名邮递员，他想了很多办法，多次到永安村打听，可惜邝中元及其后人之后一直没有回来过，他甚至托移民美国的朋友帮忙，也没有找到信封上写的那位邝中元先生的半点线索。”

徐则说这封没有送出去的信，是曾祖父、祖父和他父亲三代邮递员心中最大的遗憾。徐则并没有在邮政部门工作，所以

也帮不上老人家什么忙，他是看到我的讲座，觉得也许可以找我一试，这才拿着信来找我了。

我提出看看这封回批的内容，徐则说可以。我打开信封，里面装着一封信和一张老照片。伍美桃在信中先是告诉丈夫银钱收妥，家里一切平安，然后又说了一些家中事务，最后嘱咐丈夫和大儿子在外要照顾好自己。文字简短，却饱含深情。照片上一对中年夫妇端坐中间，两男一女三个孩子站在身侧，个头最高的男孩十来岁年纪，应该就是后来被丈夫邝中元带去美国的大儿子。我端详着照片点头说：“时间已经过去七八十年，收信人邝中元应该已经不在人世，但这封家书和这张全家福对于他的后人来说，应该是一份难得的传家宝，至少可以让身居美国的他们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见我答应了帮忙，徐则起身来，朝我鞠了一躬。

3

我把这封信拿回去，先仔细检查了一遍，除了信封上的地址、姓名，再也找不到收信人的任何信息。我又去到永安村，倒是有一位百岁老人对邝中元一家有些印象，但打听不到他有任何至亲在乡下老家，根本无法联系上这位远在美国的邝中元或

者他的后人。

我将这封回批用手机拍成照片，发在朋友圈，请银信研究会的同仁们一起帮忙查找，并无结果。信封上写的“美国罗省技利埠”，即今天的美国洛杉矶，我便又托住在美国洛杉矶的朋友帮忙打听，终于得知，信封上所写的“华仁堂大宝号”，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时当地一家兼营银信业务接驳侨汇的商号，但在五十年代时已搬迁新址，后因经营不善，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关张歇业，当年的经营者，如今已不可考。

查找一圈，毫无线索，我未免有些气馁。

这时，我们当地的银信博物馆要搞一个银信展，银信研究会号召会员踊跃参展，我就想到了这封没有投递出去的回批。征得徐则同意后，我将这封回批的来历写了个简要说明，连同原件一起，送去参展。不想这个展览竟然上了央视的专栏节目，海内外华人都看到了信息，一时间影响很大。

银信展的工作人员打来电话，告诉我说那封回批，央视节目中给了个特写镜头，正好被远在美国的一个名叫邝华的老华侨看到。这个邝华，正是收信人邝中元的大儿子，也就是那个刚满十岁就被父亲带去美国的孩子。他现在已经九十多岁高龄，身子却还算硬朗。他从孙女传给他的网络视频里认出这封信正是他母亲写给他已经去世的父亲的。那张已经有了一些模糊的合照，是他离开家乡前全家人去照相馆照的全家福。但老人年事已高，不便回国，他已委托了孙女赶回国。

银信展的人最后问我，能不能把这封信交给这位老人？我当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徐则，他高兴地说“完全可以”！

三天后，老人的孙女来到台山，在银信博物馆里签收了这封迟到八十年的回批。孙女拿着这封信跟邝华视频通话时，老人在镜头里早已泣不成声。

□何小雯

焙旁桂圆香

□何小雯

我出生在粤西山区农村。20世纪80年代的小山村里还是热闹的，一些自给自足的手工作坊也搞得有声有色，尤其是制作桂圆肉的家庭作坊。

当时，卖桂圆肉是当地村民除刨地之外的主要收入来源。但凡有点“野心”和能力的人家，都会在家里搞个小作坊。我记得小时候，我家东南西北角五百米范围内，都有制作桂圆肉的人家。我偏爱北面的瘦叔家，他的土烤炉建在院子深处，寻着香味过去，一路曲径通幽，花香鸟语，总让人心情愉悦。

作坊里的主要劳工便是我们这些十岁左右的孩子。大人

们有干不完的田里活，小青年又看不上这些琐碎活，只有我们小孩子，极看重这份能力范围之内能挣零花钱的劳作——帮作坊处理龙眼，龙眼去壳，一瓣瓣给一毛钱，龙眼去核，则是一元左右。每逢仲夏，龙眼收成了，我们这群孩子就忙碌起来，早上六点左右出发，去到作坊人家，刚摘下来的龙眼已盛放在箩筐里，还连着枝丫树叶，我们用手剥壳，再一颗颗地平铺在圆形大竹簸箕上，满一簸箕即可送进炉里烘烤。

烘烤用的炉，当地人叫它“焙”，大多是用土砖砌成，长约三米的长方形，一面留门，内里用竹子做成层层架子，一般有七八层，每层大概间隔二十厘米。底下是烧火用的炕，炕与架子之间，隔着一层厚厚的灰瓦，起阻断明火而又能传递热量的作用。

龙眼有本地鸡眼，也有储良龙眼。鸡眼果肉细嫩，去皮后进

炉上架，明火烤五六小时即可出炉剥肉，因为肉薄而干爽，过程不算困难，但也因为肉薄黏核，鸡眼做的桂圆肉不成圆而成片，卖相不好，价钱也就卖不高。储良龙眼肉厚汁多，进炉后烘烤时间也长。我们一帮孩子常常凑在焙旁等龙眼出炉，龙眼少，孩子多，便会引发一番争夺。个子矮小、瘦骨伶仃的孩子是抢不过别人的，只有我淡定得很，因为母亲总会准时到来，助我一臂之力。很快，孩子们就像吹风过的蒲公英一样，四处散落在院子里，直接坐在地上或者在屁股下垫一块砖，开始剥龙眼肉。没有椅子坐，是因为此时的椅子都横卧着，成为了装龙眼的簸箕支架。

我们这群贪嘴的孩子一边剥龙眼肉，一边总忍不住偷塞几颗到嘴里，满嘴便都是焦糖黄豆香。上好的桂圆肉色泽金黄剔透，肉身软糯香甜。但要烤出一份上好的桂圆肉，最讲究一个守焰人的耐心和体力以及对火候的掌控。因为龙眼进焙后，每隔一小时要去将所有簸箕换层，并翻动龙眼。什么时候加柴，什么时候减火，都是有严格要求的，操作稍有不慎，就会让桂圆肉焦糊了。

当地人烤桂圆肉通常都是就地取材用荔枝木。荔枝木结实、干燥、耐燃，所含的树胶较少，燃烧时非但没有异味，还会带有股淡雅怡人的清香，柴越老，烧出来的香味就越浓郁。如今村里兴起许多加工产业，都用上了省力高效的电子烘炉，很难再闻到那股熟悉而亲切的焦糖香了。



《乡音》栏目欢迎投稿。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以散文随笔为主，紧扣岭南文化。投稿请发至邮箱：hdjs@ycwb.com，以“乡音”征文为邮件主题，并请提供详细个人信息。

听乡音《趁热吃“鱼祃”》
羊城派二维码

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